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家族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亲属集团，拥有共同利益。由于家族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已经丧失，因循守旧的家族观念对内会侵犯个体自由，对外会妨害民主法治，甚至阻碍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我方认为，当今时代，家族观念的日渐衰微是社会之福。

第一，对家族内部成员而言，家族观念日渐衰微有助于捍卫个人基本权利。在封建社会和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家族通过剥削家族成员的个人利益，以达到延续族谱和提高家族社会地位的目的。家族之间更是以通婚等方式使多个小家族合并为大家族，来达到资产合并和互相帮助的目的。这种情况下，个人权利不得不让位于家族利益，个人意志荡然无存。汕头大学对潮汕等地600多份调查显示女性择偶自主力低下，个人意见被父母和族人意见绑架。如果男女双方所属家族之间有积怨，或者违背了家族在婚姻方面的习俗，诸如不能远嫁，八字不合等，家族会为终止双方交往不择手段。很多农村妇女迫于家族压迫选择自杀。调查显示秦皇岛市青龙县很多青年妇女的自杀与父母干涉或包办她们的婚姻有关。；再来看立业，一门从医，一门从文，一门从商这样的家族规定，剥夺了后代选择自己职业的能力，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成家立业不能自主，不但严重侵害了个体自由，而且无视了每个人追求自身幸福、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更与社会主义24字价值观背道而驰。

第二，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家族观念日渐衰微有利于构建民主法治，促进社会公平。传统社会，家族观念将同族人组织成一个严密、固定的社会群体，族人以家族利益为核心，形成一套独有的家族秩序。家族观念要求族人必须严格服从这样的秩序。但在规则明晰、法制健全的现代社会，社会最小单位缩到个人，家族利益与现代法制存在根本性冲突。这种矛盾侵蚀公共秩序，阻碍国家制度的正常运行。如在部分家族观念相对盛行的农村地区，家族组织利用人多势众拉选票，干预基层民主选举，使得基层政权实际上已被大家族控制。北大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河南新野，161个政治家族把控了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个别人利用其族人的支持，公然挪用、侵占、贪污村民的各种提留款和公积金，横行乡里，危害一方。在汕头的博付村，村里蔡氏一族共同制毒贩毒，形成帮会，敢于暴力抗法。而在城镇，家族观念同样会导致官员任人唯亲、侵蚀公共权力，甚至暴力抗法等现象。2000年，镇平县一家族为仗着人多势众，不仅将一民警非法关押17小时，还殴打数位民警。而家族观念的衰微则能极大稀释家族势力对于社会规则和制度的破坏，为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民主法治的落实提供保障。

【婚姻自由】

- 记者张彤禾在《打工女孩》一书中记载了数十名打工女孩的遭遇：家里人总想着遥控她们，要求她们寄钱回家，不许在外面找男朋友，快点回家结婚，否则就是辱没孝道。而许多女孩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却不得不服从父母安排好的亲事。
- 武汉大学副教授刘燕舞在秦皇岛市青龙县的村庄调查发现，很多青年妇女的自杀与父母干涉或包办她们的婚姻有关。如有一位青年女性热恋上了一位男青年，但女方家里嫌弃男青年家偏僻和穷，因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女孩坚持要嫁给那位男青年，因而将自杀作为威胁父母的手段进而想获得父母的最终同意，然而，父母态度十分坚决并放言即使她自杀也不同意这门婚事，女孩最终在几轮反抗的回合中失败后便服毒自杀死亡。
- 有些地方的宗族组织干涉婚姻自由，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但是如果双方所属家族或宗族之间积怨很深，或者不符合宗族在婚姻方面的习俗，男女双方的交往就会被强制终止，甚至涉及到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如南桂都市报就曾报道“同姓夫妻”遭遇族人“棒打鸳鸯”的实践。
- 在潮汕地区，婚姻承担着“孝养父母，供养祖先，养育后代”三大任务。女性主义研究者曾对潮州、汕头、揭阳 3 市女性做了问卷调查（有效样本 600 份），结果显示，潮汕女性的择偶自主程度不高，主要听从父母意见。她们选择终生伴侣，更多受到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惯的制约。（汕头大学，2014）

年龄阶段	择偶模式		
	自由恋爱	经人介绍，自己有较大自主权	经人介绍，父母做主
青年	57.02%	36.40%	6.58%
中年	31.98%	54.05%	13.97%
老年	10.67%	25.33%	64%

表 9 坚持自己选择婚姻对象与听从父母意见的数据比较

		青年	中年	老年
坚持自己的意见	样本数(人)	88	50	30
	本年龄段百分比	38.60%	22.52%	20.00%
	占总体百分比	14.67%	8.33%	5.00%
听从父母	样本数(人)	140	172	120
	本年龄段百分比	67.40%	77.48%	80.00%
	占总体百分比	23.33%	28.67%	20.00%

【农村妇女自杀】

- 中国农村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 3~5 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 25%

- 在农村女性自杀研究中，钟琴（2010）、桂华等（2010）认为女性现代自主价值、自我实现价值的增长与农村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是造成农村女性自杀的主要原因。相对于现代价值目标的增长，家庭（宗族）结构和权力结构变动较慢，使得其价值目标与实际实现程度之间的张力剧烈。张力愈大，年轻妇女愈容易自杀。
- 华中科技大学杨华副教授选取了 1970 ~2009 年南方 4 个村 133 例自杀个案，分析农民自杀的诱因：一是代际矛盾，包括婆（翁）媳矛盾、父（母）子（女）矛盾；二是夫妻矛盾，矛盾主要因婚外情、生活贫困和普通矛盾所致；三是邻里矛盾；四是其他因素。四类诱因所导致的自杀比例是：代际矛盾 43.0%、夫妻矛盾 44.5%、邻里矛盾 3.5%和其他因素 9%，这表明自杀主要是在家庭内部发生的（87.5%）。其中，已婚年轻妇女的自杀主要是夫妻矛盾和婆（翁）媳矛盾引起，有六成已婚年轻妇女自杀由夫妻矛盾引起，三成左右是与公婆的矛盾引起。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自杀是由于代际冲突，且老年人与媳妇的矛盾导致的自杀比与儿子的矛盾导致的自杀多。

【性别歧视】

- 在村落里, 常常会以家族划分不同的“大户”, 人们谈论时都是以“他们那一户……”开头, 尤其关注生育问题, 如果一个家族后继无“男丁”, 会被认为是何等的不幸, 也意味着势力和地位的减弱。因此, 家族观念成了性别偏好惯习的催生剂。

【职业选择】

- 医生世家强迫孩子学医
- 作者：屈默默
来源：知乎

初中毕业后，父母希望我读师范类中专，留在他们身边当老师，而我一心想上大学。父母无法说服我，于是请来了我的五爷爷和幺爷爷来说客。

大学毕业后，父母依然希望我留在身边，调动所有社会资源让我留在当地报社。可是我觉得宜昌太小，报社的工作毫无挑战和激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工作，可是他们觉得我一个人跑那么远，是大不孝。

如果我留在报社，我的生活会变成这样：妈妈开始调动所有资源帮我相亲，我跟bf吵架后她会带着舅妈或者姑姑来了解情况，不停催促结婚，不停催促生孩子……所以我选择了逃离。

我只想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而大家族的生活与我的理想完全相悖。当我的选择有悖于家族成员的理解时，他们会试图说服干预，父母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最终会转化到我的身上。不过，幸好我跑得远，即使天天施压，也不能最终影响我的选择。

【乡村宗族黑帮化】

在宗族观念很强的潮汕地区，超生几乎就是常态，而面对强势的反抗，计生部门往往也是无计可施。拆迁也是如此。

宗族带来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以及可以互相庇护这些优点，假若和犯罪结合，往往会成倍的放大苦果。近年来曝光的一些有组织的犯罪，几乎都带有宗亲的影子。

汕尾陆丰冰毒“堡垒村”——博社村，村内有 20%家庭参与制毒，全村基本都姓蔡，制贩毒也都在同族内进行，参与制贩毒的蔡姓宗族成员实际上已成一个“帮会组织”，敢于暴力抗法。2013 年，广东省公安厅悬赏通缉涉毒人员，博社村有 37 人被网上追逃，而其中的 18 人竟就躲藏在村子里，从未离开。此外，部分人员还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在宗亲中的地位，顺利的把持了当地公务职位，成为了整个制贩毒组织的“保护伞”。

【危害乡镇企业发展】

家族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利用家族关系网络获取各种资源,从而使乡村企业家族化。原集体企业由于家族成员凭藉各种关系长期承包，逐渐丧失其集体企业的特点,淡化与集体的责、权、利关系,并伴随出现集体资产流向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现象，这对乡镇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曹操派兵清剿，诸葛亮在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称“火烧新野”。

这个偏处一隅的农业县再度出名，是因为最近一个北大博士的学术论文披露的——**161 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一个叫冯军旗的社会学博士。他在新野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最终写下一部长达 20 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被认为触及了政治领域最核心的地带，但最终引起关注的，却是政治家族。**

作为中国县域政治的缩影，新野政坛的 161 个政治家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态和控制模式？作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冯军旗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今年 9 月，冯军旗的《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只有 5000 余字见报文章，只是其 20 余万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的一个章节。

尽管该文隐匿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但好奇的网友很快就搜索到，文章作者冯军旗在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曾在河南新野挂职锻炼，担任过上港乡副乡长和新野县县长助理。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 98 万亩土地和 78 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 1013 人，其中副科 680 人，正科 280 人，副处 40 人，正处 5 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 161 家，其中，产生 5 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 21 家，5 个以下 2 人以上的小家族 140 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 20% 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 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 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 年 3 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 161 个党政一把手。

2010 年 8 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 30 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

直到今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变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 161 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 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 21 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 8 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 22 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

另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 21 家大家族，还有 15 家 4 人型，35 家 3 人型和 90 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 161 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来越长，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 一，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 二，副处级以上和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 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由股级到副科需要 8 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 3 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 7 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 7 年**，也就是说，1 名 22 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 岁成为正科，40 岁成为副处，47 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 1983 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 20 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 1 万元到 5 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

调为组织委员。**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 8 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 N 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

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

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 3000 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 8700 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

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 10 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讲，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续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表 1-1：宗族势力对基层民主选举影响数据分析表

序 号	问题	结果所占比例（单位：%）		
		满意	不满意	不清楚
1	对您所在的农村的村委成员选举结果您是否满意	50.2	43.2	6.6
2	您所在的农村在换届选举时，是否存在拉票、贿票等行为	34.7	57.8	7.5
3	在进行村民委员选举时，您的依据是什么	候选人能力、品行等	共产党员	自己本族的候选人
		32.1	32.8	35.1
4	当您在生产生活中出现困难时，在第一时间会找谁解决	村民委员会成员	本宗族族长等本族有威望的人	自己解决
		41.0	23.3	35.7
5	当本村的村委作出伤害您本身利益的事情，您会如何	找上级部门反应	找本宗族族长等寻求帮助	忍气吞声
		47.2	26.7	26.1
6	是否出现过被限制选举自由的情况	出现过	未出现过	
		9.7	90.3	
7	您是否会积极参与本村的选举活动	不会，认为事不关己	不会，认为已经内定	会
		10.9	18.2	70.9
8	您所在的村庄进行选举过程是可以体现民主，公平	可以	不可以	不清楚
		51.2	26.9	21.9

9	您认为想要实现民主选举需要通过谁来行使监督的权利	上级政府部门	村民	宗族势力
		54.3	39.6	6.1
10	本村的换届选举是否是一次性通过	是	否	不清楚
		81.2	12.5	6.3
11	本村村委在处理村委事务中是否团结	团结	不团结，多次出现内部争斗	不清楚
		65.3	19.7	15.0
12	本村宗族势力是否对选举造成了影响	影响	不影响	不清楚
		25.4	52.7	21.9
13	您认为宗族势力是否会通过选举，影响到了本	会	不会	不清楚